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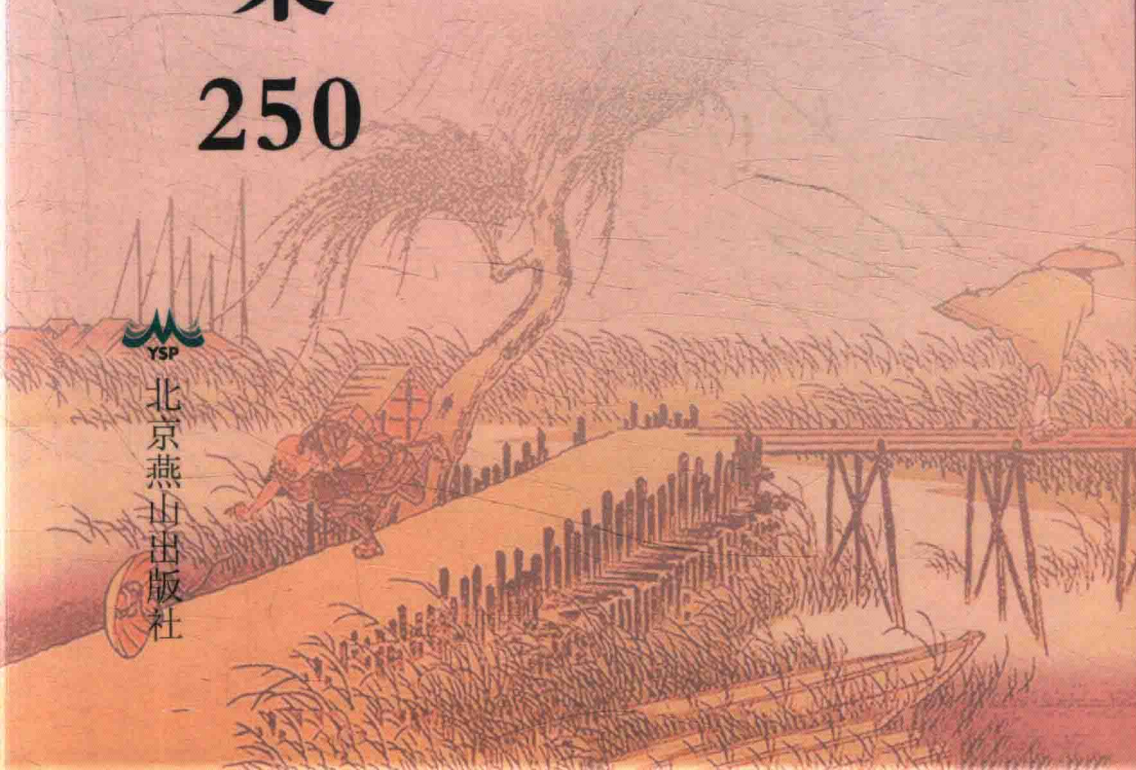
王焱 編

日本漢文學百家集

250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王焱 主編

日本漢文學百家集
250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第二五〇册

山陽遺稿 上下卷 賴襄子成著 明治十一年……………一

評點山陽遺稿 文十卷 賴襄子成著 明治十二年……………一三三

山陽文稿

上

明治庚午新雕

山陽文稿

明治十一年十一月翻刻

山陽文稿上

一此卷所錄論說。辛酉壬戌之際。受家長命而作也。原有數百篇焉。而散佚四出。所存此數篇而已。且錄以冠論事類首。

一所錄諸經史論。往往有幼日所作者。幼日立論。務翻舊案。故詭辯僻議。十居五六。今欲除去。而幼日志氣。不若今日萎荏。則其鋒銳亦有可觀。故存以驗學識之外降云。

一曩時作文之體。二變矣。始務暢達。後從艱深。今知其兩失也。故兩存之。以驗文藝之外降云。

文化甲子孟春賴襄識

山陽文稿卷之上

政刑德禮論

亂天下之術莫要於使民有耻。民之有耻所以亂也。民之無耻所以亂也。舍所以亂而取所以亂者。涖涖乎衆哉。常人不足恠。即儒生亦有之。蓋以此為疎濶。而以彼為有效爾。我夫子慮之也。於是訓之曰。道之以政。齊之以刑。民免而无耻。道之以德。齊之以禮。有耻且格。免而无耻者。周季以後之民為然。有耻且格者。成康以前之民為然。成康以前之亂天下也。先之以德行。以道其民。曰。宜如此矣。而猶有不如此者。則

示之以禮義而齊之。故其事如疎濶者。然其民益曰。我非不知如彼也。如不踏禮義何。是以不能如彼也。周季以後之亂天下也。先之以政令。以道其民。曰勿如彼矣。而猶有如彼者。則扶之以刑律。而齊之。故其效立見。然其民益曰。我非不欲如彼也。如不免刑律何。是以不敢如彼也。苟民之不敢乎。雖平時而寇攘姦宄矣。水旱凍餓可知也。苟民之不能乎。雖水旱凍餓而毋寇攘姦宄矣。平時可知也。而孰取孰舍乎。時勢民情。雖聖人不能遽變。然諉諸情勢。而不察亂亂所以分。可乎。况勢與情素近。此而遠彼者乎。夫我邦

勢運未至如彼唐宋。若其民情之有耻。則超萬國焉。上古至今。拱而齊之者。不上於士。上下皆以所謂不能者為情。所以超萬國也。况亂之者。道諸不能。齊諸不能。則雖成康以前之亂。不可幾乎。而世之俗儒。常口夫子之訓者。輕我重彼。彼周季至宋明。所謂不敢者。愈不可變。上之道諸不敢。齊諸不敢者。愈煩愈密。則彼俗儒見而珍之曰。是有效於我亂。我武門之亂。疎矣。往時之為民上者。將使舍此取彼。嗚乎。其素不敢者。聖人猶欲其至於不能。其素不能者。今乃欲使其不敢。豈矣乎。

三家論

國之衰弱。每由大臣。而非大臣無以鎮其國也。國之始立。或擇於親族。或擇於舊臣。厚其祿利。授其權柄。使國人毋得與比其隆。而後國可得而鎮也。國之始替。或起於公族。或起於舊臣。藉世祿之力。而挾無比之權。君不能馭之。國勢以衰。置患其國之衰。不置患無以鎮其國焉。置大臣之道。其不難乎。是古今所同然。而三家之於魯。其尤者也。彼三家者。其始亦良大。臣耳。魯國所以由鎮也。至其終也。乃專橫恣睢。無復忌憚。而魯君被其噬搏。魯國所以衰也。何獨魯國為然。

漢土後世皆然也。何獨漢土後世為然。我邦皆然也。藤原氏之於王家。始也鎮王家之國。而王家終以此衰。北條氏之於鎌倉。始也鎮鎌倉之國。而鎌倉終以此衰。皆三家類也。細川斯波山名上杉畠山氏之於室町氏。甲斐朝倉織田氏之於斯波氏。管野上原氏之於上杉氏。武田氏之於山名氏。原氏之於千葉氏。長船氏之於浮田氏。始鎮其國。國終以衰。莫非三家類也。割其主家。各自分之。甚則逐之。化邦。何其類之酷也。由是觀之。國之衰。皆由大臣。國衰且亡。則大臣亦不能獨存。共蹶而同斃。是君與臣皆害也。大臣果

原本有利者下有利以富人可
以富人者雖欲以貴
久不可得無權也
二十字

可不置邪。曰：何可不置。蓋亦不得其術已。夫臣於國者，有有權者，有利者，有權者可以貴人，有利者可以貴人者，雖欲以富人，不可得。無利也。權為利所持，利為權所持。持權利相持而不能相并，是人君所以能制其臣也。於其君也，并權利而操之，是人君所以能制其臣也。天下有天下之權利，一國有一國之權利，一家有一家之權利，并操一家之權利者，能主乎一家之人，而奴婢則分而受之，并操一國之權利者，能主乎一國之人，而卿大夫則分而受之，并操天下之權利者，能主乎天下之人，而諸侯則分而受之。夫苟不分受之。

而并操之。三家之代魯君而主乎魯是已。故唯君主而後宜并權利。自非君主則雖親族舊臣宜分授不宜并與也。并與則國之大勢偏重於此必偏輕於彼。輕不能掉重而國斯衰矣。魯君之不能馭三家是已。故置大臣之術亦在於特厚其祿利而不授權柄也。已。若夫授權柄則當以祿利太厚者多其負而分其權。其所總合歸一操之於君其庶乎其可也。魯先君之置三家也蓋違此術而漢土後世及我邦人主亦鮮能知之。故家國天下之衰於大臣者如彼其比比也。能知之者其唯聖人乎。何以知之。曰以魯論知之。

魯論載周公之言曰。君子不施其親。不使大臣怨乎
不以故舊无大故則不棄也。无求備於一人。夫謂之
大臣。則祿利之厚。可知也。謂之不以。則不常授權柄。
可知也。謂之勿求備於一人。則分授權利以防偏重。
可知也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。无求備於一人。而後可
以不施其親矣。而後可以不弃故舊於无大故矣。故
周官之制天下之勢也。伯父伯舅之邦。獨取於其鎮
乎外而禁乎內。弗授權柄也。鄭虢小國。擇以授政。弗
厚祿利也。授政者。六其貲。以分其權。而轄諸天子。三
公則坐論道而已。是聖人所以深慮其國。即所以深

保全其大臣也。故曰君子謂其意之忠厚也。當魯置三家時。能從先聖祖之道。則亦可以世鎮魯國。何至權利專於一人。終衰弱其國乎。

勿欲速勿見小利論

所以自速。適所以自遲也。所以自利。適所以自損也。故善為政者自遲。常人以為不如自速之易達。而何知其非速之大者哉。善為政者自損。常人以為不如自利之有成。而何知其非利之大者哉。在昔卜商為莒父宰。問政孔子。卜氏子雖非常人。蓋昏其大者也。孔子故對之曰。勿欲速。勿見小利。夫子蓋又欲示其

山陰志卷之二
弊也。故申之曰。欲速不達。見小利。大事不成。此言也。雖以宰天下。可也。而古今為政者。每欲速而求達。見小利而求成。大事。曰一世百年之化。三十年之通。以求其達。不亦遲乎。曰薄歛而富人。以求其成。不亦損乎。不知其效。而睹其弊。曷足恠焉。其效者。暫置之。我將言其弊。以警之。所謂弊者。不可勝指。我且舉其邇且著者。如我建武是也。建武之政。一切苟且。不審諸將功最。而濫賞以求安其意。不慮四陸安危。而恬媮以務飾其居。糾封墨敎之風。輿馬珍異之好。凡百弊政。原其所由。苟安之志勝而然耳。是非求速乎。故其